

微波



緒言

在某一時期中，偶然作了幾篇舊式文丐見了要恨，新文化老爺見了要罵，貌似神非，自以爲新的新體小說——其實，祇是幾篇極不堪的無聊作品；付之一炬，正得其所！災梨禍棗，未免太多事了！

而且，各篇的內容、情節、章法……等等，都可以「直率」二字包括之；一點沒有含蓄的地方。這正似我到了吃醉了酒的時候，無論什麼話都要講出來的！凡是認識我的人，讀到了這一冊小說，大概定要說上聲「文如其人！」不過，猶這種不堪的作品印出來，也有一樁好處的：使我一讀生慚，再讀生愧，三讀而焚君苗之硯，投班生之筆，永永絕足於簪作界中。這不是一樁十分可喜的事情麼？咳！

一七，八，二五。啓狂於海上。

目次

一 微波

二 小阿媛的今昔

三 高跟鞋的愛情

四 歸甯

五 搶三角

六 老實人



七 添榮

八 做官去

九 外祖母

十 空氣緊張

微波

「怎麼，我出去了這一天，你竟連桌子都沒揩，櫈子都沒抹？」他一進門來，走到客堂中，舉首向四下一望，就虎虎地向他的妻子說上這幾句話。

他的妻子，本擁著笑臉迎迓他；一聽這突如其來的說話，頓把笑容斂住，蹙起了兩道眉兒，說道：

「我本想揩抹的；不料，頭兒忽然微微地作痛，便把來忘記了！」

「頭痛又算得什麼病，怎會把揩檯、抹櫈這些小事也忘記了不做？唉！我瞧你這多愁多病的身子，怎能主持得家務來！」他的心腸好

似鐵石一般，併不把她的頭痛當作一回事，又向她埋怨起來。

「當你向我求婚的時候，我就對你說明：我是不會主持家務的！你說：不妨！你現在對於這番說話，難道已忘記了麼？」她說這句話時，露著十分幽怨的樣子，眼眶中也微微地起了波痕。

「話不是這般說！凡是女子，既嫁了人，總得把家務操練一下的！而且，揩檯、抹櫥、這些小事情，還算不上是家務！」他像故意要和她尋事似的，又板著臉說。

這一來，她可真有些受不住了；祇帶著哭聲，說上句，「我不會，又怎樣呢？」即離了客堂，奔上樓去。

當他也跟蹤上樓時，她已睡倒在床上，把兩手掩著面；他却把眼

光一閃，又硬挺挺地問道：

「你當真不會麼——永遠不會麼？」

「不會——不會——永遠不會——……」她的回答雖是十分強硬，但一聽她的音調，便知道快要哭了。

「不論你會不會，總得向前做去！……快些起來，去把這些桌、櫈揩抹乾淨！」他的詞鋒，又如劍一般的鋒利，竟向她下起總攻擊來。怯弱的她，那裏受得住這種攻擊？她蘊藏在眼眶中的兩道淚泉，這時再也遏止不住了；便如雨一般地直緣兩頰而下，鬧成個棠梨帶雨，楚楚可憐的樣子。

可是奇怪得緊：這鐵錚錚的他，一見她盈盈淚下，這顆心又立刻

軟了下來；而且，他好像祇以啞她一哭爲目的，她如今既已哭了，他的目的總算達到；也就須改變戰略了。卽和顏悅色地說道：

「怎麼，好好地講不上幾句話，你又哭了？」

「我的哭與不哭，又關你什麼事呢？」她負氣地回答。

「怎麼不關我事！……你一哭，我就有些心痛起來了！」他裝出一副三花臉的樣子。

「你真是心疼我的，剛纔也不致向我說這種使人難堪的說話了！」她把嘴一撇，嗤的一聲冷笑。

這一來，倒弄得他沒法可想，也祇好賊忒嘻嘻地向床上一倒，和她並睡在一起；她仍是十分負氣，想把身子背了他，却早被他一手扯

住。

「我原是你鬧得頑的，何必如此認真呢！……老實說：就是你真的不會料理家務，還有我呢！誰又忍心硬逼你去料理來？……我的心！不要哭了！讓我替你把這眼淚拭了去！」他一壁向她賠罪地說，一壁又取出手帕來替她拭著眼淚。

「你早就這般地說，不是沒有事了麼？」她的愠意也已消去，口氣和平了許多。

「不必說這些話了！……今晚 A A 俱樂部有歌舞大會，我們須得趕快吃了晚飯去看看去。」他又含著笑說。

「你倒還有這種閒心腸！我是被這場閒氣一鬧，鬧得一點興趣都

沒有了；誰高興到這種地方去！」她倒又撒嬌起來。

「還說什麼閒氣不閒氣！……好了！好了！你心中如果還有些不自在的，讓我向你賠個罪，消消氣，好不好？」他這時的神氣，真像台上的三花臉差不多。

「誰要你向我賠罪來！」她竭力忍著這將要突圍而出的一絲絲的笑容。

「無論如何，我總得向你賠上一個罪的！……你且聽著，這樣罷！就罰我作上三聲狗吠罷！」他說了，竟不待她的許可，就「汪，」「汪，」「汪！」地作起狗吠聲來。

這三聲狗吠聲，真有不可思議的魔力，竟使她破涕爲笑了。

.....

這種條起條滅的微波，在他的家庭中，是常常有得發見的；也可說是他得意的手筆。

所以，我們常常聽得他對著一般朋友說道：

「我們爲了生活上的關係，在像鴿子籠一般的辦事室中，一天到晚，過著刻板式的生活；這已是忍受了！如果回得家去，再不想些新鮮法子，在閨房中掀起一些波瀾來；却依舊做著刻板文章，不是把人都要悶死了麼？」

小阿媛的今昔

由她的服裝，顯出她是時髦而漂亮；由她的姿勢，顯出她是嫵媚而妖嬈；由她的眼風，顯出她是輕浮而驕傲；這都是她的油碧輕車，在他身旁飛掠而過的一瞥的時候，所給予他的種種印象！

他於爽然若失之後，脫口而出的說了句，「這不是鴻雲閣小阿媛麼？」忽又如電一般地快，在他的腦海中，觸想起一件很滑稽，很無聊而不會忘記的事來：

侮辱女性，在這似文明非文明的社會中，是天天有得發見的；但是，總沒有像這一回的彰明昭著了！

玩猴子的，一會兒叫牠跑，一會兒叫牠跳；弄蛇的，一會兒叫牠

盤身，一會兒叫牠繞臂；完全由著他們自己的意旨命令著。如今，竟把女性也像玩猴子，弄蛇一般地戲弄著，不是侮辱得太過分一點麼？

但是，在當時的這許多人中，都祇知圖一時的快意，沒有一個存著這種心思，更沒有一個發表這種言論的；假使有人存著這種心思，或是發表了這種言論；那不但別人家要笑他是個『豬頭三』，『阿木林』，恐連自己都要嘲笑著自己了！

於是，大風又把肩兒一聳，油腔滑調地說道：

「小阿媛！你爲什麼不對我笑一笑呢？」

這個頭上稀稀的幾根黃毛，穿上一件不大配身，半新不舊的短襖，新從鄉下買來的小阿媛，聽說要叫她笑，幾乎羞急得要哭了出來，

忙把頭別了開去。

「小阿媛！張大少叫你笑，是瞧你得起；你就應該對他笑上一笑，爲什麼反把頭別了開去呢？」混號老槍的阿姨，板著一張孤孀式的臉，發起話來了，很帶一點嚴重的意味。

小白臉盛三，却已在那廂候她把臉別過來；便又賊忒嘻嘻地說，「小阿媛！張大少是麻子，你不對他笑是應該的！如今，見了我，你總該笑得出來罷？」

「還是對我笑！」「還是對我笑！」頑童似的小芬和阿六，又各把頭伸過去，狗咬一般地叫著，和盛三取著敵對的態度。

這時，小阿媛被這幾個人左右前後地包圍著，這個頭再也沒有地

方可以躲開了；祇好很勉強的一笑，——笑得不自然極了！

他——左泉——好似一個審美家，以為有好文章可做了；也立刻加入戰團道：「小阿媛——這一笑笑得不對！來，我來教你：你笑時，先要把眼風這們地向人一丟，然後把嘴抿攏來，這們地微微一笑；齒，露一些一妨，不可露得太多；那就有上美的意味，使人們可以陶醉在你的「笑之中了！」他一壁說，一壁又比樣子給她瞧。

「好漂亮的一笑！好嫵媚的一笑！你如果是個女子，我們真要被你笑得魂靈兒都飛上半天了！」大家譁笑著說。

「小阿媛——這位大少是位『老白相』；他所『做』的，都是幾個『牌子上的先生』；他的說話一點不會錯的；你能依照著做，將來不

怕不發財！小阿媛！你何不就照樣笑一笑呢？」阿媛也帶著贊美的論調而慫恿她了。

「快點笑！」「快點笑！」大眾又在一旁催促。

小阿媛無可奈何，祇好依照他所比的樣子，笑了一笑；這一笑的姿勢，雖比剛纔的一笑好一些，然仍嫌呆木不靈；大眾却已轟然地叫起好來道：

「真聰明！果然學得很像了！」

「你這一笑，笑得我火都上升了！快與我接個吻罷！」油滑的麻子大風，又猴也似地跳了過去捉著她，要和她接吻。

像有傳染病似的，一時間，你也捉著她，我也捉著她，都要和她

接吻了。

但是，大風究竟佔先了一步，在「哈，哈！」的笑聲中，表示出已被他捷足先登了。大衆却依舊還捉著她胡纏不休；當他們一笑走開時，她的兩顆急淚，幾乎要從眼眶內直滾而下。

「哭也有哭的姿勢的；定要把個臉向兩手間一覆，兩肩不住地抽動；不必真有淚，而自有淚如泉湧的樣子；這纔算是最美的哭！像你這種的哭，是一種小孩子的哭，是一種不加修飾的哭，完全不合於審美律的！」自命懂得審美律而十分忍心的他，又乘間發出一番大議論，並比著樣子給她瞧。

「哭，還要加以修飾；真是聞所未聞了！」大衆又譁笑起來。

老槍阿媛這時倒又一本正經地，說到正文了：

「諸位大少！你們都是十分有眼力的；請你們瞧瞧看，這小阿媛將來還有點出息麼？……老實說：我是不肯白丟錢的，很想在她身上出產幾文呢！」

「這小阿媛的資材還不錯，你又是極善調教的，還怕調教不出一個美人兒來麼？」大風搶著先說。

「強將手下無弱兵！不論這小阿媛的資材是怎樣。既在你的薰陶之下；包管不到一年，就可大紅而特紅起來咧！」小芬又附和一句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如今，相距的時間還不到一年，這小阿媛的紅不紅？雖還是一個

問題；但她的時髦而妖嬈，隨處可以顯露出來，完全和從前是兩個人了！小芬的說話應了！

然而，他自己呢？滿臉風塵，衣衫敝舊，在在表示出他是退化而又失敗了；倘使這時髦的小阿媛，也持著審美律以相繩，他定要和從前的小阿媛一樣，急得哭了出來！

當他想到小阿媛臨去時向他飛的一個眼風，似乎是十分地鄙夷他，嘲笑他，又似十分地可憐他；他真有些惘惘了！

高跟鞋的愛情

杜雪生對於陳慧娟，第一次萌動愛心，却以她的十分動人的那雙腳爲動機。那時他在先施公司門外經過，她正亭亭地，從門內走了出來；這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勾人綺思的一雙腳，就在這臺臺然着地聲中，引動了他的注意，突然地射入他的眼簾！

「婦女的一雙腳，能稱得上一個美字的，固然不在少數，我也賞鑑得很多了！但要像她這般不大不小，停勻有致的，在我眼中却從沒見過；可稱得是絕無僅有！」他一壁這們想，一壁便像迷惘一般的，拿這一雙腳作目標，跟著牠的主人翁直走。直至陳慧娟也覺察了，回過臉來狠狠地望了他一眼；纔把他驚得如夢初覺，方向她不美也不醜

的一張臉上，細細地望上一望。

因為愛上了她的這雙腳，便也愛上了她的人，竭力設法去和她認識，結成朋友。後來，又經過了許多困難，方由朋友更進一步而爲夫婦；從此總算如願以償，夢寐縈懷的這雙玉足，可以供他朝夕的欣賞了！

可是，陳慧娟的性情，是十分暴躁的；陳慧娟的用錢，是十分揮霍的；這在沒有結婚以前，杜雪生一點也沒有知道。等得結了婚，實行同居之愛以後，這些弱點，便一一地很明瞭地顯露出來了；常使杜雪生覺得十分地難堪，十分地不能受；但祇要一瞧到她裙下的停勻有致的這雙腳，立刻一個心腔子中都充滿了愛，甘心做著愛情上的奴隸

；不論什麼使命，總是不畏苦，不怕難，定要設法替她辦到！

「我已看定了一隻小鑽戒，祇要五百塊錢；你今天回家來的時候，就替我預備下這筆款子；讓我明天就好把這鑽戒拿了來！」一天早上，杜雪生剛要走出門去，陳慧娟輕描淡寫，不當作一回事地對他講。

杜雪生口中雖不說什麼，心中却十分地不滿意：怎麼動不動就向我索款？而且開口便是三百五百，教我怎麼供應得起？

「你爲什麼不開口？難道捨不得這五百塊錢麼？」慧娟柳眉一豎，杏眼一睜，有些不高興起來了。

「不是捨不得錢！不過在上個月，不是已買了一只麼？這些不急

的東西，如果能設省得的；我以為還是少買一點……」雪生平心靜氣地向她說起來。

「不要多囉嗦了！你能拿出錢來替我買，那是最好的事情；否則，你也不必費心，我自己會去設法的！」慧娟說了這幾句話，又把腳在地上躁了起來。

這囊橐的躁足聲響，却又把他的視線，引到了這一雙可愛的腳上去；頓時把一切什麼事情都忘記了！連忙連聲答允著，「我一定替你買……我一定今天就把這筆款子拿來給你！」

雪生走出門後，這雙跌的情影，雖還在他的眼中蕩晃著；然神智已清了不少，猛然記起：「這五百元雖不是一個大數目；然在這幾天

中，手中却無這筆現款呢！」經他想上一陣之後，方決定先在一個姓王的朋友那裏暫時移上一移。

下午，到了姓王的那邊，說明來意以後，姓王的滿口答允。不過，不是立刻就拿出這筆錢來；却硬要拉住他又麻雀，雪生情不可却，只得勉強地奉陪他。

姓王的雀興，最是濃不過的；四圈之後，還要再加四圈，一定不肯放他走。等到散了雀局，拿了這筆借款，回得家去，已是第二天早上八句鐘！

「好，好！你竟借了一點兒事情，躲在外面一夜不回家了！其實，你也何必如此，就是沒有這筆款子拿回來，我也不見得真會怎樣逼

迫你的！」慧娟一見他回來，就沒有好氣地向他說。

「我的回家不回家，是我的自由；用不著你來干涉！」雪生也有些動怒起來了，所以，併不把實話告訴她。

「如此說來，方纔倒是我說錯了！好！以後你回家不回家，我總不問訊便是！」慧娟說到這裏，竟嚶的一聲哭了起來。

雪生對於女子的哭泣，素來是最憎厭的；如今，見慧娟爭執不到幾句，就嚶嚶啜泣，心中自然十分不樂，便很很地向她望了一眼。可是，不望猶可，一望却又望見了這一雙可愛的腳，立時愠意盡祛，怒氣全消。

「你不要如此，我是和你鬧得玩的！你所要的那筆款子，我已替

你拿了來咧！」他忙拿出一疊鈔票遞給她，又把不得已而打了一夜牌的原因告訴了她。

慧娟既經他明白一解釋，又見所要求的事情已達到了目的，自然也怒氣全消，破涕爲笑了。雪生因爲時候不早，也就出門逕往他的辦事的地方去。

雪生究因一夜沒有睡，回家又鬧上小小的一場閒氣，精神總覺得有些恍恍惚惚的；在他剛要穿過馬路，去到電車停車站的時候，偶然一個躲讓不及，竟被一輛汽車撞倒在地，立時昏暈過去！

傷是受了一點，總算沒有傷及要害；便由巡捕車送醫院。等到慧娟得了訊趕去，只見雪生的全身，被白布條細縛著，好像木乃伊一般。

；直挺挺地躺在榻上，心中好不傷感。但是，雪生雖受了傷，心中却是十分明白；一見慧娟盈盈地走來，他的兩個眼睛，便不住地望著她的那雙腳，把一切痛苦都忘記了！

傷愈之後，從了醫生的勸告，還須靜養一二月。恰恰有家親戚在江灣，房屋也很寬敞，是最宜於養病的；他們便和這親戚商妥了，遷到了那邊去。

慧娟因念著：雪生受到這場無妄之災，講到牠的原因，雖不直接和自己有關，却是間接有點兒關係的；心中十分自疚。因此，頓改了她從前那種暴躁的脾氣，一易而為柔順；總是笑迷迷地服伺著他。

雪生忽然又想吃起甘蔗汁來了；慧娟便很高興地，親自和他去買

甘蔗。這鄉村間的道路很是不平的；當她買了甘蔗，回得家來的時候，在路上不知怎樣的一蹶？竟把她右足穿的一只高跟鞋，連底折去了一半！

帶來的鞋子，只有這一雙；要去另買新的，又須去一趟上海；這裏是沒有的。這怎麼辦呢？幸虧親戚家一個女兒，脚寸和她大小相同；知道了這樁事，慨然地拿一雙新買來的平底鞋贈給了她，總算把這疑問解決！

「甘蔗汁已榨好了，你且嚐嚐看，甜不甜？」慧娟拿了一杯已榨好的甘蔗汁遞給他，併擁著倩笑向他說。

雪生對著這溫倩的笑容，又把甜迷迷的甘蔗汁吃上一吃，心花都

怒放了！便又照著他向來的習慣，向著這雙可愛的腳上望去；不料，視線剛一接觸，突然地使他嚇了一跳，幾乎要狂喊起來！

原來，素來很是可愛，十分動人的一雙腳，如今在他眼中看去，竟是臃腫無度，奇醜不堪了！不覺地立時使他生出一種憎惡之心來！於是，很溫情的笑容，祇覺其可厭了；甜迷迷的甘蔗汁，祇覺其甜得發膩了；馬上變了臉色，把杯子一推說，「誰願意吃這些甜得膩人的東西？」慧娟弄得莫名其妙，祇好含怨在心，收了杯子，管自退去。

手邊的錢漸漸要沒有了！但是，雪生這一陣子的脾氣很不好，竟把她當作眼中釘，一見面就要尋事；她很怕去和他說這種話。因此

，她決定自去籌借了！

爲了出去借款的關係，離開家中有數時之久。雪生却不知道其中原因，還疑心她是出去玩耍的；心中很覺得不耐煩。滿心等她回來以後，一定要和她大鬧一場！

這萬分含冤的慧娟，却也湊巧得很，竟是不先不後，在他的焦盼和憤怒中回來了。一進門，又先給他瞧見了那先時以爲可愛，現在以爲可憎的一雙腳；更把他的憤怒之情，立時加增了十倍！就厲聲地說，「這一半天，你到底是在那裏去的？我還以爲你已死在外邊咧！」這幾句話，慧娟那裏受得住？也就很容易的，把她舊時的脾氣挑動了！

「動不動就咒我死！但是，要把好好的一個人咒死，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；一時間恐怕還不能如你的意願呢！」她也反唇相稽，併把一雙腳不住地躁著。

從前的躁腳，引他注意到這雙腳，立時發生一片愛心。現在的躁腳，祇使他瞧到了一雙奇醜不堪的腳，更加上些憎惡之心了。於是，把從前的愛情一齊推翻，併破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；悍然不顧地說道

「你不要這般逼我！我就是和你離婚，也是使得的！」慧娟聽了這句話。安得而不傷心？便也說道：

「你既使得，我難道使不得！你要離婚，大家離婚便了！」

於是，大家也不再說下去，也沒有挽回的希望，祇決定等到雪生病體略好，回到上海，就實行正式離婚。

一個月後，雪生病體果已復元，便又回到上海。慧娟却先提起了離婚這件事，要拉了他同到律師那裏去。那時她打扮得齊齊整整；不知道她的事情的，還以為她是往禮堂中去結婚的，併不是到律師那邊去辦離婚手續的呢！

「我們委實沒有復合的希望，早些把這種手續辦妥也好！」雪生聽了她的話，絲毫不屈地說。

「不要多說了，還是快點到律師那邊去！」慧娟催促著。

「對於這次的離婚，我自問不負若何的責任！不過，像你這樣暴

躁的性情，恐怕無論何人都是合不來的；你總有後悔的一日！」雪生又冷笑地說。

「不必多說了！……」慧娟有些不高興起來。

「但是，在我這一方，却也得了一個教訓了！……」雪生仍要說下去。

「嘮嘮叨叨些什麼！」慧娟真有些不耐煩了，又把脚一躁。

這一躁，自然又把他的視線，引到了她的一雙脚上去；不禁脫口喊了一聲，「啊呀！」

「請你把離婚這句話取消了罷！從此無論如何，我總是服從你，不敢反對的了！你如果不肯答允我，我就立刻死在你的脚下；這在我

却也很是心甘情願的！」他說完了這幾句，就馬上向她面前跪了下來，併抱著她的一雙腳狂嗅著。

「這算什麼？」慧娟見了這種怪態，也不禁嘆味地笑了起來了。離婚這句話，自然就在這一笑中取消了。

原來，這時的她，已把那雙平底鞋脫去，換上了一雙簇新的挖花的高跟皮鞋；在他眼中看去：祇覺得停勻有致，十分可愛，那裏有一點臃腫不堪的神氣？立時又把舊時的愛情恢復過來！

從此，慧娟的腳上，總見她穿著一雙高跟皮鞋。因為，她自己也明白了：能維持她們夫婦間的愛情的，全賴著她的這雙腳；而能永保持她的這雙腳的美度的，尤賴著這高跟皮鞋！

歸寧

青如一髮的道場山，已突然地浮現在眼前了；而一般文人艷稱爲「天然方桌子」的浮玉塔，也遠遠可以望見；碧油油而清可見底的一灣流水，又湯湯地在舷邊流過；更知道船已進了碧浪湖，距離故鄉不遠了。

她的一股愛鄉心，給這故人一般的各種景色招展著，歡迎著，更加熾熱起來了；而因物而及人，更在意境中，彷彿聽見老母倚閭，弱弟迎門，都在熱盼她的歸來。

同時，一個瓜子臉，瘦長身材，十六七歲的女子，又一閃地，好似在她面前亭亭地立著了。這不是她舊時的閨中好友丁美珠麼？在未

出嫁以前，她們二人，真要好得比同胞姊妹還要突過幾倍，無一天不是在一起的。

而美珠的爽直，天真，更是爲她所永永心折而永永不忘的。記得是一個月明之夜罷：她們在庭中玩著月，她忽很感喟地說道：「月是不常圓的；今晚的月，雖是團圓無缺；然而過此以往，又要一天天地虧缺下來了。……就是我們的踪跡，也何獨不然；現在雖天天聚在一起，不久便要分離了！」美珠很嬌憨地說道：「爲什麼要分離？月的盈虧，是我們做不得主的，祇好由牠缺也好，圓也好。至於分離不分離，主權却全在我們；我們如堅決地主張不分離，不是一輩子就可不分離了麼？」她嗤的一笑道：「癡丫頭！這那裏由得你！女孩兒家

總要出嫁的，你難道不出嫁麼？」美珠忽現著驚詫的神氣道：「怎麼，出了嫁就要改變樣子麼？出了嫁就要彼此分離麼？……那麼，我一定不出嫁，我望你也永永不出嫁——」接著，又道：「這是不要緊的；月缺可以重圓，我們就是暫時離別，難道不能再見麼？」美珠突然地得到了一個新見解，不禁囁然地笑起來了。

如今，美珠也已出嫁了；這種天真而嬌憨的神氣，不知還依舊沒有改變麼？而聽到她此次突然的歸來，更不知要歡喜到若何地步？

但是，一轉眼間，她又瞧到赫然陳在艙中的那口遺櫬了，——她丈夫的遺櫬，不禁又悽愴起來：他不是屢屢想同著我回到故鄉來，賞玩故鄉的山水麼？然而終究爲人事所阻，不克如願；現在，回來果然

是同他回來了；而故鄉的山水，也依舊這般地青，這般地碧，好似特地招人去賞玩牠們一般；可是，回來的却祇是他的遺骨，併不是他的人；這教人撫今追昔，怎不要肝腸寸裂呢！

再一追想上去，更記得：當她同她的丈夫離開故鄉之日，不是正當蜜月之後麼？在那時，她雖也捨不得離別她的老母，她的弱弟，她的良朋，更捨不得離別這二十四年來未離一步的故鄉；但是，愛情的權力是高過一切的；她周身被這甜蜜蜜，蜜餞也似的愛情包裹著，竟把別離的苦味，酸味，一齊蓋過了。所以，當舟經道場山的時候，她的丈夫好像向山靈開頑笑似的，脫帽說道：「再會，再會！」她也在一旁格格地笑著，竟沒有一點點惜別之情。現在，却祇賸得她但知苦

味，不有甜味的一個身子，子然地回來了；而同行佳侶，祇攜得一副骸骨歸來；山靈如果有知，還記得「再會」這句說話的；不是要感嘆人事變遷得太速麼？……當她回到這裏，惘惘地失了知覺，好似一尊石像了。

遺櫬是照例不能進城的；便在南門外泊著。當船剛一泊定，卽有預先候在岸上，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少年，跳下船來；她一眼望去，卽立刻認識出這是她的俊弟；不過，七年之別，已由童子而成爲壯男了。她不禁很歡喜地喚了一聲：「俊弟！」更想和他去握手；却又在他的肩後，娉娉婷婷地走出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少婦來；這是不必經人介紹，就知是那新娶的弟婦了。她一瞧到這璧玉雙輝的一雙伉儷，便

又覺到：她和她的丈夫，鶼鶼成雙，從前何嘗不是這個樣子？可是，她現在已成了寡鵠孤鸞了！於是，她一壁在艷羨他們，一壁却又在妬忌他們了。然而，新婚的夫婦，最是不能自己禁止自己，定要在人面前做出種種親密愛好的情形來的；和她談不到幾句，那弟婦卽扯著他，指著岸上，問這樣，問那樣；他也含著溫婉的笑容，一一替她指點；不但兩個人的頭緊並在一起，幾乎要口對口地接起吻來了。她瞧在眼中，不覺妬忌得怒火中燒道：「這明明是知道我已做了寡鵠，故意做出這種親密的形狀來，使我心中難堪的。這在那弟婦本是外人，原不足責；獨怪俊弟是我的親兄弟，素來又是很友愛的；爲何也是這般的奸刁啊！」她怒到極處，氣到極處，幾乎要開口向他們責問了！不

過，轉念一想，倒又啞然失笑起來：「他們正是新婚燕爾，這種情形，是免不了的；那裏還能顧及我這個局外人？我又怎能去怪他們呢？」於是，她祇有自怨薄命了。

她哭別了安置在會館中的遺櫬，方回到母家來；於是，七年不見的母女，又得重行晤面了。這老母親已是老態日臻了：頭髮已成花白，兩眼也帶昏花，門牙落了二個，而額上，面上，更添了不少的皺紋；一見了她，執著了她的手，祇是絮絮地問道：「寶兒！你幾時在那邊動身的？……路上沒有受到辛苦麼？……啊呀！怎麼七年不見，你已瘦了這許多了！……記得你離家的時候，不是團團的一張圓臉麼？」老母親說到這裏，老淚也縱橫而下，似乎傷感極了。她一壁一句句

地回答著，一壁又強制著已在眼眶邊的那副眼淚，免得老母親見了更是傷心。又暗想：「媽的話說得不錯：我比之七年前，果然已瘦了許多；但是不獨是我，就是媽，也不知老了多少呢！」然而這句話又怎好出口呢？也祇好強裝出一副笑容道：「女兒果然瘦了不少，但是，媽倒一點不見老態呢！」這老母親聽了，把淚一拭，微微笑道：「不見老態麼？……不，其實也老了許多了！」跟著，又問到女婿故世時的情形，她這時再也遏抑不住，祇得垂涕而道；終究鬧成了個相對沈瀾。

千呼萬喚，總算把個丁美珠請了來了。她祇一瞧之下，就覺到美珠憔悴上許多了：本是一張很好看的瓜子臉，現在瘦得不見肉，祇見

兩個頰骨突在外面！她那瘦長的身子，本來很是上看的，現在却已失去娉婷之態，祇覺其瘦骨伶仃了！她正在致恨於光陰之殘酷：竟把一個窈窕少女，變成這般憔悴模樣！便又聽得美珠絮絮叨叨地說道，「姊姊！……唉！王太太！你好福氣，已做了官太太了！……像我的命，真好苦呀！嫁了一個粗俗的生意人，不必說！……加之他又是上有鴉片烟癮的；家中的一些薄產，早已在他的槍眼中斷送盡；現在，祇鬧得有一餐，無一餐；……家中除了我們兩夫婦之外，却還上有二老，下有四小，都是不能自謀衣食的；你瞧，這種生活如何過得下去呢！……唉！我和你真是一個天上，一個地下，大不想伴了！那裏還能依舊姊妹相稱呢？……唉！以後如承你瞧得起的，讓我稱你一聲王太太。」

太罷！否則，人家就要笑我不自量了！……」她聽了這番話，覺得美珠已完全變了一個人！閨女時代那種嬌憨而天真的神情已完全不復存在了！然而，這是不能怪美珠的，實是殘酷的社會，苦痛的生活，使她變成如此啊！於是，她除了找出話來，慰藉美珠之外，祇有嘔唏相對而已！

母親雖已日臻老境，使她時時起一種不可說的憂心；俊弟的心雖已分注在弟婦的身上，不能如以前的友愛；良友美珠雖已換了一個樣子，不能再見到那種嬌憨而天真的神情；然而，在她這次歸甯中，多少總可得到一點安慰；好過於孤孤零零地處在婆家。

不過，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：她住得沒有多久，她遠宦在外的阿

翁，又一封信一封信地催她速去，說：已替她承繼了一個嗣子了！使她不得不趕快結束了這歸甯的過程，而重上征途。

當她再離故鄉之日，這顆心真如刀剗一般；自己也不知道何時再得歸來？就是又得歸來了，人事上難道不起什麼變化？這白髮的老母，新婚的弱弟，可憐的良朋，不知又是怎般的模樣了？……她實在不敢再想下去了！

然而，道場山依舊這般地青，碧浪湖依舊這般地碧，浮玉塔依舊這般地兀然特立於水面，好似都在含笑相送一般；這倒使她有些着惱起來了，便蹙眉蹙黛地凝視著牠們，似怪牠們太木然無動於中。

搶三角

酒，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東西；一吃下肚子中去，就會使人們的神經興奮起來。你瞧，那已過了黃金時代的陳素我，平日是何等地垂頭喪氣的！一到了酒酣耳熱的時候，却又忘了目前處境的困厄，揚一揚垂敝的衫袖，振一振失神的眼光，手舞足蹈地，把當年的豪情逸況，講給座衆聽了。

「那時候，你真是風月場中的一位寫意朋友，趣事是很多很多的。何妨再講一樁給我們聽聽呢！」那愛聽趣聞的座衆，總又是這們地聒著他。

「好！我就再講一樁！我併已替我將要講的這件故事，取下一個

題目，喚做：『搶三角。』他立刻很慷慨地答允了。

「什麼『搶三角，』『搶四角？』這不是一種小孩兒常幹的頑意兒麼？」座衆又譁笑地問著他。

「不錯！正和小孩兒的頑意兒差不多！祇是此角不比那角，中間略有不同罷了！」他微笑著說。

「快些講罷，不要多插閒文了！」座衆又一旁催促著。

他於是咳上一聲，把喉音展至最高度，說了起來道：

「好！閒文休絮，書歸正傳：這大概是一個傍晚的時候罷，我正乘了S旅館的電梯，上了三樓；剛從電梯中走出，忽有花也似的一張臉兒，迎面向我一晃。

「陳少，巧得很！你倒回來了！剛纔我走到你的房間中，竟是一上門不見土地」呢！」這張臉的主人翁，跟著又向我說起來。

「如今，土地回來了，土地奶奶不致再失望罷！好，老三，跟我來！」我一面和她打著譚，一面即攜著她的手，向我長包的那間房間走去。

「誰知，巧得很：我們還沒有走得幾步，迎面又有一個長子，搖搖晃晃地走來了。」

「嚇！今天可被我捉住了！你們竟雙手攙手地，來開房間麼？我可不放你們過門！」那瘦子不等我們開口，便又帶玩帶笑地這們說。

『啐，阿王，又要「瞎三話四」了！』老三舉起手來，打了他一下。我也說道：

『老王，別瞎講了，到我的房間中坐坐罷！』

『到得房間中，坐定未久，忽又聽得有人在門上輕叩了幾下。』

『我忙啓門看時，却是一個極熟的朋友渾名小白臉的小張。他和我略略一點首，就走了進來。』

『那喜作談諧的老王，一見了小張，却又歡笑著說道：

『今天巧得很，我們簡直可以開得一個「同靴大會」了！祇恐老三有些分身不來罷！』

『狗嘴裏總長不出象牙的！』老三將眼一瞪，向他罵上一句，臉

上也不自禁地紅了起來。

「但是，我倒很贊同他的這句話的。如今，大會舉行，既然在我的地界中，少不得要略盡地主之誼。便教茶房去喚些酒菜來，博個大家一醉。」

「老三，是最愛吃酒的；聽得有酒可吃，連堂唱都不願去出；等得一杯一杯地吃下去，她的臉色，也漸漸地由淺而深，愈加紅得可愛了；兩個眼睛，更是水汪汪地，似藏著一脈愛泉，將要向人傾瀉而出的。我們既飲旨酒，又餐秀色，自然也醉得有上一個程度了。」

「那個狡猾的老王，瞧見了老三這種的情狀，却又把眼睛霎了一霎，悄悄地和小張說了幾句話。小張又像打電報似地，把他這番話照

樣傳遞到我的耳中來。於是，我們都把頭點上一點，又微微地一笑，算是彼此會意了。

「你們鬼頭鬼腦地則甚？莫非要想作弄我麼？」酒醉的老三，心裏還有些明白，不免動疑起來了。

「誰要來作弄你！我不過對他們說：『你的兩個眼睛水汪汪地，像有水要淌了出來似的；祇不知你下面的……』」老王哈哈大笑地說。

「你總沒有什麼好話的！」老三不等他說完，即向他嬌嗔著，併舉起手來，打了他一下。

「這在老王看來，真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了。就勢捉住了她的手，

「壁不住嘖嘖地說道：

『好軟的一隻手呀！好人兒！我倘能和你肉體上其他的部分，也同樣地這們觸上一觸，我的魂靈兒真都要飛上九霄雲外去了！唉，好人兒，你把我想得好苦呀！』

『老三祇『喔唷！』『勿要噓！』這們地喊著，却並不把手縮回來。這在老王，更是得意了；便再用勁地一拉，就把這個嬌滴滴的老三，連跌帶撞地拉到了懷中來。

『於是，他們面貼面地，低低地說著話；祇見老三的那張臉，愈加嬌紅得可愛；錫著一雙媚眼，更是抬不起來了。

『不好，我要吐了！』老王却在這緊要的當兒，推去了老三，立

了起來，管自走到痰瓶邊去。

「這個風流倜儻的小張，却一分鐘的時機也不肯讓牠失去，就代替了老張，現現成成地，把一個美人兒擁在懷中了。」

「小白臉是人人見愛的；何況這老三又是素來最愛小白臉的！在這春情撩動的時候，又遇著小張這們的一個小白臉，自然是如磁投鐵，一吸即合了！所以，也不顧得我在著一旁，竟做出種種浪態來。」

「然而，不幸得很：小張在這間不容髮之際，却又把她一推，立了起來說，「不好，我要暈了！還是讓我靜睡一會罷！」即走去向床上躺。」

「這時，老三的春心，真被他們二人撩撥得不能再按捺了；就是

有一隻雄狗在室中，她恐怕也要情不自禁地，向牠獻媚起來；何況我還是一個方在壯年的偉男子呢？於是，她立刻向我錫上一眼，便乖乖地望我的懷中一坐，倒使我暫時享受了無限的艷福。

「但是，這種艷福，如果要延長地享受下去；便有些對不住朋友了！所以，我終於依照著老王錦囊中所定的妙計，托言腹痛如廁，而於老三的一番美意，竟生生地辜負了，把她冷擱在一旁！

「這真是一種『搶三角』的頑意兒。你們道，有趣不有趣？」

「有趣固是有趣！不過，敘述到你自己的時候，未免太簡略一點；『無限艷福』四字，怎可包括一切呢？這是我們要議罰的！」座衆聽完這段故事，又譁笑地說。

「不，一點也不簡略！因爲，我對於這種內媚的功夫，完全是個門外漢；實在沒有什麼新鮮的動作可以表演出來呢？」他又笑著分辨，「所以，我在這『搶三角』的玩意兒中，要算是藝術最劣的一個人；我的一角，僥倖沒有被她搶去，完全是得著他們二人的助力啊！」

「那麼，這老三後來到底怎麼樣呢？」座衆又問。

「她麼？那是在這一次的『搶三角』中，終於失敗了！祇好對她不住，請她在三角的中央，多立上一會罷！」他笑著結束上一句。

老實人

『王菊人得了時症死了！』的這個消息，一旦傳到了徐雲程的耳中，真使他大大地怔住上一回。

『唉！人生真是空的，好同朝露一般！像菊人這樣一個很結實的中年人，又是十分精明強幹的；一旦死神到來找著他，他竟沒有方法可以躲避呢！』這是他呆怔上一回後所發生的一種感想。

『你和菊人是拜過把的；如今他死了，你總得去弔唁一回，免得人家說閒話；雖然你們近來已是很疎遠了。』妻好似教導他地在一旁說著。

雲程把頭點點，穿上一件馬褂，便向門外走去。妻却又叫住他道

『雲，你可要帶塊辟瘟丹去麼？染了時疫是不當要的！……能發早點走，不妨早點走；這種喪事人家，還以少留爲妙！……你可對王大嫂說：我本來也應該去弔唁上一回的；祇因小孩子太多，離不開身；這要請她格外原諒。』

雲程雖在暗地笑她太婆婆媽媽了，但仍一句句地答應著；然後，方向門外走去。

王家這次雖在初喪之中，然而，有吹鼓手，有茶擔，有許多執事的僕役；……排場很是不錯。祇有一樁事情，十分出他意料之外的：素車白馬前往弔唁的弔客，却如晨星一般地寥落；依理說：菊人交卸

了省長公署祕書長的職務還未到一年，生平交游十分廣闊，又處在這個重視送喪問疾的社會中；不應該有上這種現象的！

悲慘得像杜鵑啼血一般的哭泣聲，一聲聲地從靈幃中傳了出來；頓使雲程也打動了一番結拜之情，竟忘記了時疫的可怕而易於傳染，坦然走進幃中，撫屍一慟。而在這個當兒，幃中悲泣的王大嫂，倒又停止了哭聲，向他招呼著。

『雲程弟，你來得正好！這裏賬房中的事務，正沒有人招呼著；就請你管理一下罷，也不枉與你大哥結拜一場！』她拭著淚，懇切地說。

『喪事中的賬房，最是不容易擔當的；我的這一點點才能，是大

嫂素來知道的；那裏幹得下這件事？請大嫂還是另委上一個人罷。」他不是有意推托，確是說上一番很老實的話。

『……這個我也知道！不過，你瞧，這裏除了你外，還有什麼人可托呢！請你瞧在死者的臉上，暫時勉強地擔任一下罷！好得一切開銷，都由陸和卿先生和各個「行擋」上講定；你只要管些零星的賬目，而且，陸先生不久或者就要來的，那時你就可交給他管了。』

這麼一說，雲程是義不容辭的了；祇好點上點頭，權去充一充臨時賬房先生。

果然，這職務很是清閒；所管理的：祇是買香烟，開發車錢，開發腳錢，發點心錢……等等零星的賬務罷了。

然而，究因太清閒了，不期然而然地引他迴憶到死者和他締交的一番經過；更從這個上頭，又引他想到了一件事：

『菊人聽說快要做省長公署的祕書長了。你是和他拜過把的；何妨到他那裏去營謀營謀，大小總可弄到一件事，比這們閒空著好得多！』妻聽了菊人得了好事，這們地向他勸駕了。

『這話不錯，我就去走上一遭。』他在家中也實在閒得慌了，所以，立刻表示贊成。

這時的王家，還住在一條陋巷中，祇有很破的幾間屋子；遠不及現在所住的寬廠而爽亮了。但是，他還未走到王家的門首，即聽得有一陣陣很溫婉而嫵雅的笑語聲，從那破紙窗中飛越出來；表示出屋中

正充滿著快樂的空氣，使這陋巷，破屋，也連帶地有上一種精神。

『徐老爺，你來瞧我們的爺麼？』在王家已服役了數十年，死守著主人不肯走的王升，這時被主人家的喜氣所沖激；他那曲儂如弓的一個背，也似乎比前挺直了一些；欣然搶前一步喚著他。

『是的，爺可在家麼？』他多此一舉地問。

『在家，在家！這幾天來的客人真不少，幾乎把我們這幾間破屋子都坐滿了！』王升的聲音也比前響亮得多了；又放低一些說，『橫豎徐老爺是熟人，不要和他們擠在一起，還是到樓上坐地罷。停會爺空了下來，讓我知照他，你們哥兒倆好談體己話。』

他是素來不愛和生人多搭談的；聽了這話，倒很感激王升知趣；

便由著王升在前引路，走入大門，逕到樓上。

王大嫂這時似乎也連帶地忙起來了：在他在樓上偏屋中坐下之後，僅走來敷衍了幾句，就驚鴻一瞥地走了去，不再見她的影踪。而一陣陣嫵雅的笑語聲，又從破舊的樓板的空隙中直穿而上，似乎向他下著逐客之令；尤其覺得觸耳的，要算是他盟兄慣打的像梟叫一般的幾個假哈哈。

也不知坐候了多少時候，方又見老邁的王升走了來。

『徐老爺，陸家姑奶奶來了，要開發車錢。』這不是他迴憶中的王升，却是一個現實的王升走來，暫時把他的思潮打斷。

『王大爺，人多著在那裏呢！這些小事，怎要你來勞動？……唉

「你們爺這回事可憐極了；真不知打那裏說起？」他一面開發車錢，一面望著王升閒談著。

『唉！真不知打那裏說起？總而言之的一句話：王家的家運壞極了！而我是眼瞧他長大，瞧他成親，又瞧他一天天地得意起來的；如今，竟遭著了這種慘事，徐老爺試替我想一想：心中要比別人更難過到怎樣！』王升拭著淚說，聲音低弱到幾乎聽不清楚；他那弓字式的背，已平下去要變成一隻方桌子了。

雲程祇是頻頻嘆息，目送他走出賬房門外。

現實的王升既已出了視綫之外；幻想中的王升，卻又顛巍巍地立在他的面前了。

『徐老爺，我已稟知了爺，他說：請徐老爺在這裏等上一會，他等這班客人走了以後，就上樓來了。』王升帶著笑聲說。

一班賓客去，一班賓客來，又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，樓下方停止了笑語聲，他那盟兄始終尊降貴地走來會見他。

『老弟，你爲了什麼事，巴巴地今天來找我啊？』菊人似乎很不願多談閒話，劈頭就向他問上這一句。

他也瞧出了菊人的意思，忙一點閒話也不敢說，老老实實地把此來的目的說出。

『這是很容易辦到的；不過……』不願枝枝節節，多說閒話的菊人，自己倒又有些不爽直起來。

『不過，什麼？你不妨明說！』他忙追問一句。

『不過，你爲人太老實了；出外去幹事是不相宜的！……咳！實對你說：現在是一種什麼世界？像你這種老實人，那裏能對付得一切來！……唉！你可惜太老實了！你可惜太老實了！』菊人在說明原因之外，還不住地替他扼腕。

他纔知自己此來所抱的很熱烈的一種希望，竟生生地被『老實』二字所打消了；不免露著失望之色。但是，他那盟兄似乎已體會到這一層；便似安慰他，又似敷衍他地向他說道：

『這不過如此說說罷了！你也不必著慌，憑著我的這點勢力，幾十塊錢一個月的乾薪，總可替你弄到手的！』跟著這番話後，又是幾

個鼻叫一般的假哈哈，好像特地用來增助他說話時的姿勢似的。

如今，這種鼻叫一般的假哈哈，連著「你可惜太老實了！」「你可惜太老實了！」的幾句話，似乎又在他的耳邊響起來，併像就是從那靈床上發出來的；倒使他着實有些毛骨悚然。

『徐先生，對不住，偏勞了。』白而又胖的陸和卿，突然地走進賬房；不但駭了他一大跳，又把他的一切思潮打斷。

『哦！陸先生！你來了，最好！我如今好讓位了！』他忙立起身來。

『不，仍舊請你偏勞到底！今天周道尹的家裏有喜事，定要叫我去幫忙；實在分身不來了！……好得這裏場面不大，一切開銷都已預

先講好，對付也很容易；就請你再坐鎮一下罷！」陸和卿一壁說，一壁像逃也似的，早已走出了賬房。

這一天，雲程總算把喪事辦得妥妥貼貼，又眼看菊人入了殮，方始離開王家。

在途中時，雲程細味著，臨行王大嫂對他表示感謝的意思，還引著『一生一死，乃見交情！』這兩句話；似乎王大嫂撫今追昔，也感慨到了極點了。

經他到家後細細一說日間經過的各事，妻方釋了種種的疑懷；忽又惻惻地向他一笑道：

『像你這種老實人，祇配和人家經紀喪事的！』

『唉！經紀喪事，談何容易！不是陸和卿預先支配好，我那裏對付得來！菊人真是我的知己；我畢竟嫌太老實了！』他又感嘆似地說。

添榮

北伐軍在廣東發動後，前線的工作漸漸忙了起來。程俊生的一個同志，便打來一個電報，教他馬上加入前線，去替黨國服務。

他這一向子所以閒居在上海，併不是忘情黨國，存心偷懶；實因醫生說他的肺病已到了二期，不得不靜養一下。現在，前線既是需人很急，還管什麼肺病不肺病，自然地力疾前往。

無論什麼人，在將要動身遠行的時候，最最牢不可破的一件事情，便是去向親友辭行。如今，程俊生當然也不能破這個例；但是，他一想到了這件事，不覺有些淒愴起來了：自從他在海上閒居後，一般勢利的親友，早已望望然而去之；他那裏還有什麼親友呢？他的唯一

的戚屬，逢時逢節，大家不得不戴著虛偽的面具，互相往來一下的，祇有他已故的母親娘家——一個舅舅的家中；而現在可以去辭行，併不能不去辭行的，也就是這一處。

當他走到舅舅家中，舅母正在梳頭；兩個表弟都在看報；祇微微地向他一笑，就算是招呼過了。

「你已是好久不來了。我們很是牽掛！今天怎麼有興到這裏來玩？」還是他舅舅知道些世故，忙把他愛看的那張晶報放下，很殷勤地敷衍一句。

「我今天是特地來辭行的！」俊生含笑回答，聲音似比往日要响噥一些。

這句答語，似乎是很有力量的，也似乎很是出人意外的；兩個表弟忙把手中的報停住了不讀下去，向他望了一眼；素來不苟言笑的舅母，今天也改變了些態度；不等到舅舅開口，就笑著問道：

「你到那兒去？莫非找得了一件得意的事情麼？快些說出來，讓我們聽得了，也好高興高興！」

「廣東的北伐軍快要出發了；我想加入前線去。我們做革命工作的人們，祇知道替黨國服務，不知道什麼叫作得意不得意！」俊生很直率地回答。

這話一說，兩位表弟又低下頭，各把手中的報讀下去；舅母也悄悄地管自梳頭，不再和他搭談了。

「你要加入廣東革命軍麼？那是很危險的一樁事！」還是他那舅舅好像關切些；便不痛不癢地向下說，「但是，老是賦閒在家中，也不是件事；能穀冒險去幹，或者也可幹出一番事業來！」

談了一會，已是將近吃午飯的時候了；俊生便起身告辭。

「不要走！你到底定於何時動身？我們還得和你餞行！」舅舅忽地一把拉住了他，不許他就走。

「今晚或明晚就要動身的，大家是自家人，舅舅又何必鬧這客套的虛文呢！」俊生慌忙地辭謝。

「你既走得如此匆促，我也來不及和你餞行了。那麼，你就在這裏便飯罷。」舅舅躊躇著說，「但是，我們這裏的大鍋菜很不佳，總

得向外間叫幾樣菜來纔好。」

俊生見舅舅如此地留他，不好意思就走，只得把頭點點，重又坐下來。一壁却又連連地說，「便飯最好，不必添菜！」

「阿琳！這裏附近也叫不出什麼好菜來，還是白燒蹄子實惠些；你瞧好不好？」舅舅仍很殷勤地主張要添菜，便和他的大兒子商量著。

「白燒蹄子太油了，不如叫盆炒雞片罷。」那位大表弟已經把報看完，立地回答了這句話。

「這裏有什麼真的雞片？還不是經過洗而又洗，白得同雞片一樣顏色的那些肉片罷了！依我說：不是老老實實地來一盆炒蝦仁。」

表弟說時，連連把頭搖著。

「再也不要說起炒蝦仁，那天叫了一盆來，竟是臭得不堪下箸！還是來一盆白斬雞罷。」舅母早已把頭梳好，也參加一句。

「這裏的雞，都是些江北雞；那裏能殼吃得？不要把牙齒都折斷了！我看還是……」舅舅又發表反對的意見。

這樣的，你發表一個意見，我發表一個意見；好似從前北方開的那個「關稅會議」，今天也議，明天也議，依舊是一場無結果！俊生在旁看了，倒也暗暗地有些好笑起來。

「黃泥螺，黃泥螺！……」幾聲的高聲叫賣，在後門前經過；登時給了圍困在這「添菜會議」中的許多人一片生機。

「還是去買些黃泥螺來，乾乾淨淨地弄上一碟；俊官是喜歡吃酒的；再去叫半斤好酒來，那倒比較的教他得到一些實惠！」聰明的舅母，竟一點不躊躇地，把這個議案提出。

舅舅同兩個表弟，當時都沒有什麼話說，當然對於這議案是表示默認的了。

這一餐餞行的便飯，雖嫌太簡慢一些；但是，這一碟黃泥螺，這半斤好酒，終究是特地爲他添的，終究是他們的一片殷勤之意。所以，在俊生的歸途中，很使他感覺到：至親密戚是不可不有的；否則，長征寂寂，設餞者又有誰人？

.....

北伐軍連一接二地打勝仗，不到一年，已把南京也克復下來。這時的程俊生，也以工作得力，在國民革命軍中得了一個很顯赫的職位了。

爲了一樁公幹，俊生又到上海來。他是最惡什麼排場的；所以，連花車也不坐，祇坐在尋常的客車內。在剛要下車的時候，忽一眼瞧見他的舅舅同兩個表弟，都在站上站著；一見他下車，就一齊向他走了來。

「巧得很！舅舅同兩位表弟，恰恰也在這裏等候什麼人！」俊生以爲是不期而遇，忙先向他們招呼著。

「我們併不等候別的人，所專誠守候的，就是你！這一向子，我

只在報上留心你的消息；昨天又見到一條新聞，知道你今天乘中車到上海來；果然被我們候著了。」舅舅說罷，哈哈大笑，兩個表弟也跟着笑。

俊生此時倒有些偏促不安起來；暗想；我程俊生依舊是個程俊生；舅舅和兩位表弟，爲何對於我這般客氣？竟和從前完全地換了一個樣子呢！

於是，舅舅又堅邀俊生在他家中下榻，俊生以地點不便辭。結果：拗不過他舅舅的意思，到底還訂下一個約，當晚在「都益處」便酌

6

俊生這次到上海來，是爲了一樁公幹，要和當地的官廳接洽；少

不了有幾處的酬酢。所以，等得了清一切，到「都益處」來，已快近九句鐘了。

在這八號房間中鵠候著的，除了他舅舅及兩個表弟之外，還有位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半老徐娘，就是他的舅母；此外並無別客。

「你們那邊倒完得很快，我還以為總有一刻兒呢。」舅舅含著笑容，很歡迎地說，「今天完全是一種家宴的形式；所以，連你舅母也一起來吃，併沒有請別的陪客。」

俊生隨口酬應著，大家也就入了席。

「舅舅！你何必要預備這樣豐盛的整席！其實，我們只有這幾個人，又都是自家人；隨意點幾樣菜，豈不較為實惠些！」俊生覺得這

席酒太豐盛了。

「這那裏使得！上次你走得太匆促，我沒有替你錢得行，心中十分抱歉；這次是把錢行和洗塵兩樁事合爲一起舉行啊！」舅舅很謙虛地說下去，「而且，我不過叫了十四元的一席；這十四元的酒席，在這『都益處』並不算是上等酒席；更談不到豐盛二字！」

俊生當時除了回答幾句普通的客氣話外，雖沒有說什麼，心中却覺得：舅舅太客氣了；其實，那天的那頓便飯，還有特地添來的那碟黃泥螺，和半斤好酒，完全出自一片殷勤之意；又何嘗不可算是錢行呢？

這時，兩位表弟，更是殷勤得很，不住地替他篩酒。舅舅又在旁

勸著說，「我知道你是愛吃酒的；特地叫的『高長興』的大瓶花雕；你不可不多飲一杯啊！」

酒半，舅舅忽又露著很傷感的神氣說道：

「可惜姊姊很早的就死了！否則，瞧見了你今天這般地飛黃騰達，正不知要怎樣地高興而得意呢！」

俊生聽了這句話，頓時觸起了孤露之痛，又憶及了他已故的母親；兩滴酸淚，幾乎要掉下酒杯中來。

「今天是俊少爺榮歸的日子；正應快快樂樂，不應提起這些傷心的話！而且，姊姊一生爲善，沒有作過一點惡事；定已升了天堂，成了上仙了。今天俊少爺的衣錦榮歸，她一定是瞧見的；笑口正不知展

得怎麼開？可惜我們肉眼瞧不見罷了！」知趣而解事的舅母，忙把話慰解開去；更在不知不覺間，把俊官改喚作俊少爺。

一會兒，又談到兩個表弟身上了。舅舅把雙眉緊促在一起，說道

：

「你這兩個老表弟，真是一對大飯桶，一件事也不能做；總得你做表哥的提攜一下纔好呢！」

「老是閑在家裏，也覺乏趣之至；總請表哥替我找件事來做做！」那位大表弟也跟著囁囁著說。

「我別的本領一點也沒有，祇會抄寫點兒東西；請表哥替我找個司書生罷！」二表弟也紅著臉兒，把自己的本領和希望說了出來。

「俊少爺！你別隨口答應，總得把這件事放在心上！否則，過幾天我就叫他們到南京來叮著你，不怕你不替他們找事！」舅母又帶頑帶笑的，在旁加緊一句。

俊生雖只好唯唯答應著，心中却暗暗嘆息：他們也太狃於舊時的見解和眼光了；現在，和軍閥時代大大不同，全取著人才主義；怎可胡亂薦人，胡亂用人呢？

他們一壁吃著，一壁談著，不知不覺間，菜已上完。舅舅却還殷勤得很，硬要俊生再添點一樣菜。俊生這時酒已吃到八分了；便隨口說，「那天吃的黃泥螺很好，就來一碟黃泥螺罷！」

這在俊生，實是出自無心；然而，舅舅和舅母聽了，不知怎樣，

總覺得十分刺心；臉上不禁一齊紅了起來。偏偏有這兩位不解事的老表弟，一點不加思索，就叫了堂倌來吩咐下去。

但是，在這大酒館中，那裏會有黃泥螺！堂倌的答語，當然是「沒有」二字。他們想再叫俊生換點一樣菜時，俊生却已扶著頭，睡倒在席上了。

做官去

在一般沒有俱樂部的小鄉鎮中，臨街設著幾張桌子的小茶館，居然有代替牠的作用。黃犢村，雖是絕小，絕僻的一個鄉村，却也有上一處這種代用的俱樂部。

風雨無阻，每日必到的沈三爹，蒼年碩德，又是一個健談者；常常在無形中做著這個俱樂部中的主席。這天，他又敲著旱煙袋，顯著十分高興的樣子，突然地問上一句道：

「你們可知道，天下最有趣味的事情是什麼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一般會衆，聽了這突如其來的問句，好似一般研究哲學者，對於問到這玄妙的「宇宙論」，不知根據那一條學理回答方

好？惟有你瞧著我，我瞧著你，「噫！」「噫！」地虛鬧上幾聲。

「天下最有趣味的事情，當然莫妙於做官！」沈三爹見沒有人能穀回答，笑嘻嘻地，自己把這個啞謎打破了。

「不錯！不錯！做官，固然要算是天下最有趣的事情！但是，做官究竟怎樣地有趣？你老人家見多識廣，也能講些給我們聽聽麼？」村中幾個後生小子，祇知道官的一個名詞，而沒有見過官的威風的，就七張八嘴地向他問著。

「你們要知道做官的趣味麼？那我可對你們說：官，確是不可不做的；同是一個人，一做了官，就和平常人大大地不同了！」沈三爹先把這幾句話，作了這篇「說官」的一個總論。然後又接著說下去，

「別處的官不必說，先拿本村來講：在前清的時候，倒也有上一個護運局，局中有上一個委員的。……」

「什麼喚作委員？委員就是官麼？」陸小弟不知自己腦筋愚鈍，忽然地攪問一句。

「委員怎麼不是官？到了現在，這委員的名稱，更加時髦了！」沈三爹見一般會員見聞如此寡陋，倒不覺笑了起來，「在這裏做護運局委員的，要算這末一任的黃委員，任期來得最長，竟足足地做了十八年。當他到任的那一天，我們村中幾個有面子的，都到村外去迎接；見他坐在一頂大轎中，一十六名護勇，都執著大刀、長槍，在轎前走著；氣派好不十足！我們這纔知道做官的威風了！他見了我們，併

不下轎，祇大刺刺地在轎中一拱手，一點頭；這乘大轎就飛也似地過去了。不過，後來……」

「後來怎樣？」張九官生成是性急的，忍不住忙問上一句。

「後來，他知道我是在這村中有點兒勢力的；倒很來和我拉攏。所以，當他坐堂問案的時候，常常請我去旁聽呢！……」沈三爹又把旱烟袋敲上幾敲。

「怎麼，他還坐堂問案麼？」小茶館老板王老虎喉嚨也有些發癢起來。

「在這村中，沒有別的官，祇有他一個是官；一旦出了什麼案子，當然要把犯人送到他那裏，請他坐堂審問了！你們當中，想來總有

見過坐堂問案的情形；要知道：做官最威風，最有趣的事情，莫過於坐堂問案了！」沈三爹說到這裏，露出眉飛色舞的樣子，似乎他也高坐堂皇，在審問著什麼案子一般。

「除了坐堂問案之外，還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呢？」性急的張九官又問。

「多著咧！揀那最要緊的一椿講：倘若遇著他沒有錢的時候，祇要說上一聲：他的家屬，——老太太、太太、少爺、小姐、或是他自己做壽，或是挨家送上一副對子，每家人家就得送他一元或半元的人情，他的收入便大有可觀了！」沈三爹又說下去。

「但是，我又不明白了！爲什麼要在這村中設上個護運局？又爲

什麼要在這局中設上個委員？」李德官素來自命是腦筋靈敏的，又向他發起疑問來了。

「這有什麼不明白？離開這個村子約摸三里路外，有一條官道，當初乃是運送官鹽的一羣騾子所必經的道路；現在却改從別處輸送了。這個護運局的設立，就是保護這一羣鹽騾子的。至於設立這個委員，是教他主持全局的事務，當然更不可不言而喻了！」沈三爹說得十分明白。

「如此說來：凡是官，或是委員，都是保護鹽騾子的麼？」李德官自詡聰明地問。

沈三爹見他這般纏夾不清，倒不覺有些好笑起來；但要和他細講

，一時又不知從何處講起才好。

「你們別陳年翻舊話，專講以前的官了！就在現在，我們村中便有一個現現成成的官；你們難道還不知道！」剛剛趕來列席，席尚未暖的呂小禿子，忽出人不意地，報告了這麼一個消息。

「你講的是誰？誰已做了官了？」老成持重的沈三爹，爲這「官」的一個字所震動；也禁不住紆尊降貴，立刻向呂小禿子問起來。

「這個除了我那把兄陳福壽，還有誰？他的大舅子的大舅子，最近做了省長公署中的祕書；特地寫快信來喚他去做官。」呂小禿子很高興地說，似乎把兄做了官，他也連帶地有光榮。

「哦！是他！那我的眼光總算不錯，我在前幾年，就屢屢對他說

過：像你這般才具的開展，將來一定要做官的！」沈三爹摸著鬍子說，也是十分高興。

「你的眼光不錯，我的眼光難道錯了？我早就說過：照本村的風水瞧來，在近十年內，定要出上一個做官的；如今果然應在他的身上了一！」張九官不甘示弱於人，也依據著風水而立言。

「你們別說這些廢話了！我們邀集幾個人，和他熱熱鬧鬧地錢上一個行；你們道好不好？」呂小禿子一點不避嫌疑，竟把這個議案提出。

「這是很應該的！自有本村以來，他還是第一個做官的；這不但是一人的光榮，也是我們全村的光榮；應得大大地熱鬧一下！」沈

「三爹依然不肯失去他主席的資格，便首先表示贊成。」

「他素來很瞧得起我，和我很是要好；我當然也要加入的！」張九官說。

「他曾和我同塾讀過書，我的加入贊成，可以說是毫無疑義的！」李德官笑上一笑，併賣弄起他的同學資格來。

「你們不要忘記了我，他也是我這裏的一個老主顧啊！」小茶館老板王老虎也在一旁湊著趣。

「我和他曾在張三家中一起吃過飯，不可不加入！」「我和他曾一起打過牌，也不可不加入！」「……」「……」跟著又有五七個人表示贊成加入，顯見得大眾對於此事十分踴躍。

祇有陸小弟，低著頭，蹙著額，一句話也不說，也不表示什麼態度。

「你爲什麼不加入？」十分留心的呂小禿子忽向他問一句。

「我在酒後，曾和他打過架；怎麼可以加入呢？」陸小弟苦着臉回答。

「這顯見得你有獸氣了！越是打過架，此番越是要加入；方可借杯酒之歡，釋去一切嫌隙呢！你不要多慮，萬事都有我！」呂小禿子仗著陸福壽是他的把兄，拍著胸脯說。

陸小弟這纔放下心事，展了愁眉，自然也很高興加入了。

當呂小禿子做著大衆的代表，把這番公錢的意思達到陳福壽那邊

時，陳福壽正被許多人包圍著：

「福壽叔！這兩匣餅，一腿肉，務必要請你賞收的！祇要你到得省中，替我紹介成一件小事情，我就承情不淺了！」一個小後生說。

「福壽官！這一點點小意思，請你收了罷！我們小三子的事情，將來全仗你提拔！」能言舌辯的李家嬌嬌，笑迷迷地說著。

「福壽相公！這幾升豆，是田中新收成的；請你收下嘗嘗罷！我的事情，務必要請你留意，就是做一個跟班，終比閒在這村中強一些；我也是十分情願的！」說這話的，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，幾乎要向他跪了下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做官去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陳福壽見呂小禿子走了來，喜得好似得了一個救星；忙請他幫著自己招呼著，敷衍著，好容易，方把這班人一齊打發了去。

到得錢行席上，陳福壽竟僭著沈三爹，坐了第一位，這是村中從來沒有的事！

在衆人眼中看來：陳福壽說像便像，果然像一個很有威儀的官了；不由生出一種敬畏之心。便由沈三爹打著頭，大家竭力地應酬著。但在陳福壽心中，却覺得十分地不安！

數巡酒後，陳福壽的不安之心，已去了五六分；他覺得：這是很應該的；我這次出去做官，一半固然爲著我自己，一半却也爲他們全

村撐得體面；他們難道不應該恭恭敬敬地，替我餞一下子行麼？

再吃了數巡酒，陳福壽的不安之心，已一分、半分，也不存了；反覺得我是什麼人？他們又是什麼人？怎可在一起吃酒？所以，大刺刺地，不再去理睬他們，顯著一派驕矜之色。

更是數巡酒後，陳福壽不但蔑視這一班和他餞行的人，更有些厭恨他們了；而平日一切的微嫌小隙，也一齊想了起來。他的腦中惡地一激動，便首先指著李德官罵道：

「哼！我們從前在一起讀書的時候，你很是欺侮我；我至今尚未忘記！現在，是我的報復的機會到了；你小心著罷！」

被罵的李德官，聽了這番話，固然紅著臉覺得十分乏趣！但是，

沒有被罵的陸小弟更是懷著一腔心事；暗想：糟了！糟了！我和他是打過架的；他如今既罵得李德官，難道會把我漏去麼？

「你也不是好人！你會說我的祖墳風水不好，一定不會發跡的！如今，又怎樣呢！」陳福壽的眼光一轉，又尋到張九官的頭上來了。

張九官只是低著頭，不敢說話，陸小弟却更把個頭低得下些。

「王老虎！上月的那回事，你還記得麼？你還要斤斤較量地，向我索取這三個銅元的茶資麼？」像刀鋒也似罵人的兇鋒，忽又指到小茶館老板的身上。

那小茶館老板當然不敢有一句話回答。陸小弟的那個頭，却俯得與桌子的高度平行了！

「砰！」「砰！」的兩聲，似乎有一隻杯子擲了來；陸小弟以爲：這一遭定是爲自己而發的了！嚇得他不但是頭，併連身子也鑽入桌子下面。却聽陳福壽大聲地罵道：

「你這老賊！你這老不死的！一向依老賣老，目中無人，現在，有我在此，却不容你放肆了！你會評我：是不堪造就的；是永無發跡的；如今，又怎樣地說法呢？」

陸小弟纔知罵的是沈三爹，併不是他；但仍伏在桌子下面，不敢把頭鑽出來。跟著，又聽得外面很擾亂了一陣，也不能一一辨清楚是什麼人的聲音；方始聽得漸漸地靜了下來。

再一會兒，一點聲音都沒有了；陸小弟不免有些疑惑，姑且大著

膽子，向桌子下探出頭來一望，却不料這班人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已散光了。他方始也快快地回去。

不到幾天，陳福壽榮行了！一班村人，併不以他那天酒後的舉動爲失禮。反有許多人說：這是大人先生一種很普通的脾氣；他既然要去做官了，要和一般大人先生在一起了；當然先要學學這派脾氣！所以，大家依舊恭送如儀；便是被他臭罵的那沈三爹，也依舊很高興地打著頭。

在他榮行的幾天後，便有一個好消息，——這個消息，也是一般村人所急欲知道的；——附著他的家報帶了來；說：他已當了省長公署中的一個二等雇員！

外祖母

被接續不斷的非常的悲痛侵襲著，神經已麻木得似失了知覺的我，直懺懺地跪在地上，已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了！

突然的，一陣震耳欲聾，帶有特殊的悲調的號筒聲，衝出了一切哀樂之上，很強烈地傳入了我的耳鼓；頓使我已麻木了的神經，暫時清醒過來；方知我正在參與外祖母的大殮典禮。這三十五年來，無日不照覆我，顧憐我，以重大的恩意給我，而把我這曙後孤星，由呱呱墜地，撫養到現在的外祖母，竟忍心捨棄了我，到別一世界中去了！

我不由地把頭抬了起來；祇見那操著冷酷生活的一班土工，已替外祖母把衣服穿得整整齊齊了：——鳳冠、霞帔、朝靴、完全仍照著

舊式的禮制；而在這鳳冠的璽絡垂垂的下面，露見了一張慘白無色而皺紋很多的臉，仍和往日一般的慈祥；併在口角間，似乎還露著一種很有恩意的笑；——這種笑似乎專爲我而發的；幾乎令我疑心外祖母是在熟睡著，併不是真的死去！

這個疑念一起，頓使我發狂似的跳了起來；哭著喊著說，「外婆！外婆！你快點醒來罷！不要這般的熟睡了！……殘忍的人們啊！你們怎麼把一個正在熟睡的人，當作她已是死去；竟這般地替她穿著起來？難道你們沒有熟睡的時候麼？……」

「你還是靜一下子，不要這樣的發狂了！你瞧！你外婆的眼睛是閉得緊緊的；一張嘴是合得密密的；口角間，還擁著一絲兩絲的微笑

；當她死去的時候，是何等的心安意適，而於塵世一無留戀呀！你千萬別要去驚擾她；擾亂了她的幽靈，那真是大不敬了！」一個和我母親是堂姊妹的姨母，忙把我拉了一把，含著愠意向我說。

我這纔知我自己是錯了：——驚擾幽靈，罪該萬死！忙一聲不敢響，又匍匐在地下；算是我一種伏罪的表示！

跟著，又是幾陣很強烈的號筒聲，雜著一切哀樂而發；那些土工，安石灰包，墊襯被，……經過很稔熟的許多手續；已把外祖母的遺骸，很平貼地放在棺中了。於是，在這未蓋棺之前，要再和我這已死的外祖母作最後的一面，祇賸下極可珍貴，極短的幾分鐘的時間了！一般親屬，一壁哭著嚎著；一壁爭伸著頭，向我外祖母的臉上望去；

像要竭力地把來深印在腦膜上，作個永久的紀念！我是把頭更比別人伸得長；兩個眼睛更比別人注視得不稍瞬；但是，我那外祖母，真是忍心得很：依舊緊緊地閉著目；密密地圍著口；一張慘白無色而皺紋很多的臉上，含著慈祥的表示；口角間還擁著一絲兩絲的微笑；好似在熟睡一般！

「霖少爺！你別把頭伸得這般長！照俗例講：眼淚滴在已死的人的臉上，是於他或她的子孫大大不利的！」那位姨母又來干涉我了。

我沒有法子可想，只得把頭伸了些過來，一面却想著：竟有這種的俗例麼？這俗例未免太可笑了！而在這一剎那間，嘈雜的哀樂聲、強烈的號筒聲、悲哀的哭泣聲、笨重的舉蓋聲、很喧嘩地雜然並作；

跟著又是「砰訇，」「砰訇！」的幾聲，已是下了棺蓋了！

我如夢初覺，突然地跳了起來，又把眼睛竭力地向前望去；但是，所能接觸於我的眼簾中的，祇是漆光可鑑的一具棺蓋；我那外祖母含著慈祥的表示，好似熟睡著的一張臉，已深深地埋在棺蓋之下，不可得而復見了！倂且，棺蓋一度蓋上，永無再啓之時；就是有再啓之時，這屍體能不能保持入殮時的那種狀態？又是一個問題！所以，就事實言，我那外祖母含著慈祥的表示，好似熟睡著的一張臉，已永永不得復見了！我想到這裏，不禁地放聲大哭起來；然而名說是哭，其實兩個眼睛已是乾涸了；那裏還有什麼眼淚？也祇是一陣乾嚎罷了！壁却又想著：這便是人生的一個結局麼？死的意義便是如此的麼？

「呀，奇怪！這很明白地映現在我的面前的，不是我的外祖母麼！」當我突然地瞧見了外祖母的一個幻象，我心中不禁有些驚訝起來了。

接著，這個幻象愈現愈明：外祖母却是坐在一輛包車上；我拉住了車子，把一根拐杖授給她；又因她的兩耳是聾的，便又大聲地向著她的耳邊說，請她過幾天再來玩。外祖母強笑著回答說，「這陣子天氣快要熱了，出來很是不便！等得過了這個熱天，我如果沒有死，還是很強健地活著；一定還要到你們這裏來玩，一定還要在你們這裏住上幾天的！」她說到這裏，忙把頭別了開去，逆料她垂涸的眼睛中，也已有上淚痕了。我這時心上也覺得一陣的難過；暗想：一個人活到

了八九十歲，正如風中之燭；兩三個月後的事情，確有點難於預料！不過，她老人家雖已八十多歲了，還是很強健的；一時間那裏就會有意外的事情？這句話未免太說得悲傷一點罷！當我木然冥想的時候，那包車夫阿三，已教我放了扶住車子的那隻手，拉了車向前走去；我祇好望著車後出神！

好奇妙而不可思議的思潮，竟會在這時候，想起了這幅幻象；而且，在今天說起來，已成了一句語識，我那最親愛的外祖母，竟在熱天剛要過了的時候，來不及到我家再玩一次，再住幾天；已捨棄了我，到了別一世界中去了！

跟著這幅幻象映現的，接連的還有好幾幅的幻象：——就時代言

：則有五十多歲時代的外祖母；有六十多歲時代的外祖母；有七十多歲時代的外祖母；有八十多歲時代的外祖母；幻象上的面貌，也跟時代的遞進，一天蒼老似一天了。——就事實言：則有我八歲那年出瘡子的時候，病得很是厲害；外祖母抱著我繞室而環走。我十二歲那年，在院子中跌傷的時候，傷勢十分沉重；外祖母坐在床沿上，對著我而垂涕。我娶親的時候，外祖母喜得幾乎要發狂了；竟出人意外的，接連受了我們夫婦倆三杯的敬酒，一張臉立時紅了起來！我母親逝世的時候，外祖母一面揮著老淚，一面還要慰解我，情狀真是悽慘極了！……喜、怒、哀、樂，一時畢具！而這許多幻象，也便把我全個兒包圍住了！

「霖少爺！你別這般地癡想了！你身體又不好，鬱出了病來，倒不是當要的！而且，這位老太太，已活到了八十多歲；年齡也不算不高了。這一回定是上天去的；我們正應該替她歡喜，不應該過分的悲傷呢！」一位年長的女親戚走來慰勸我，方把我從深沉的冥想中喚了過來！

「霖少爺！你別呆呆地立在這裏了，還是到書房中休息一下罷！」另外一位女親戚，又在旁勸上一句。

我聽了，出於不自覺地，又向外祖母的靈櫬望上一眼，方始惘惘地離開那邊，走到了書房中。

勉強地吃過了晚飯，因為還有些雜事要料理，不得不回家一行了

。當我走出外家大門的時候，不自禁地又是一陣悲傷：「當我從前每次來到這裏的時候，別的人無論對我怎樣的加以白眼；外祖母不是總笑吟吟地望著我，併在她焦盼的眼光中，表示出一種歡迎的意思麼？但是，如今呢？如今的以後呢？我入到此門中來，還有誰笑吟吟地望著我？還有誰拿著焦盼的眼光向著我？更有誰對我表示歡迎之意呢？」

於是，我更因此而感到身世的畸零了！這個幼年失父，少年失母，親戚不相顧，朋友不相憐的我，早已到處受盡白眼了！然而，到底還有一個外祖母在著；有了痛苦，可向外祖母去訴說；有了委屈，可向外祖母去申訴；有了過失，可向外祖母去求恕；外祖母真像一尊救

苦救難的觀世音；總是慰問著我，撫慰著我，饒赦著我，使我達到「有求必應」的目的的！但是，如今呢？如今的以後呢？只賸下了我孤零零的一個人；我那親愛的外祖母，已到了別一世界中，再也不能像從前這般地煦覆我，庇護我了！不是更使我感到孤獨而畸零麼？此後我有了痛苦，也只得強自忍著；有了委屈，也只得強自捱著；有了過失，更只得聽人們怎麼的笑我，罵我，我再也得不到一個辯白的機會，再也得不到一個寬恕我的人！

我迷惘地向前走著；迷惘地上了電車；迷惘地在車中坐下；兩個眼睛，只是很空冥地向前望著；那時途上的行人，或是和我同事的人，如果瞧見了我這種形狀；一定以為我是瘋了，否則，至少有上幾分

的神經病的。但是，我自信我一點也不瘋，也不有些微的神經病！我那向前望著，兩個很空冥的眼睛中，那時確有所見；確是見著：外祖母坐在一輛包車上；我扶住了車子，把一根拐杖授給了她，她說了幾句很傷感的話，把頭別了開去；我也很傷感的，呆呆地立著，一會兒，這包車向前拉去了；我呆望著車後出神。

現在，在我寫這篇小說的時，這幅幻象又凌虛地映現出來了！看來：只要一想到外祖母，不論何時何地，這幅幻象，就會連帶地映現出來；在我未追隨外祖母去到別一世界以前，總深深地鑄印在腦膜上，永永不會泯滅的了！

但是，這三十五年來，外祖母所給予我的恩，真是比天還要高；

所給予我的德，真是比地還要厚；記也記不清楚，數也數不明白。如今，留在我這腦膜中的，却僅有這一些些的印象；難道就算是可以紀念她，可以報答她了麼！？

空氣緊張

|C先生好像是一具計時鐘：祇要見他穿了一件夏布的半臂，靴上一雙半新不舊的拖鞋，走上露台上來；便知道這夏天可畏的驕陽，已經沒入地平線下；人們納涼的時候到了。

但是在這一個夏天中，|C先生好像很高興；他的兩道視線射下去，望到第二條衚衕中的時候，眉兒便打了老大的一個結；同時又噓了一口氣；似乎在說：「好緊張的空氣啊！」

其實，這第二條衕衕，也和別條衕衕沒有什麼兩樣：一般地有人在那裏納涼；有人在那裏談笑；往來行走的管自往來行走；自由小便的管自自由小便；而空氣中，滿含混濁、不潔的成分，還有大部分的

烟氣、煤氣，夾雜著在裏面，更爲本地各衚衕所普通具有的特色；照各方面瞧起來，何嘗有什麼緊張的形勢？

可是，C先生是個有心人；他的注目點，併不在這全條的衕衕上，而在將近這條衕衕的末端，望衡對字的A家和B家；這A家的後門，和B家的前門，都是緊而又緊，水洩不通地關閉著；好像是生怕露了一條縫，就有什麼東西侵了進去似的。祇這一點，已很使C先生感覺到空氣的緊張了！

在C先生一點不曾泯滅的記憶中，去年夏天種種的情事，還依稀如在目前：

一種很喧嘩的笑語聲，算是這露天談話會開了場；同時便見有五

七個人，圍坐在這B家的大門之前；這便是構成這談話會的基本分子了。但是，個中重要的分子，却要算A家的一個二十多歲，體質很健的青年，和著B家的一個二十多歲，姿貌很美的少女。

這位青年，談鋒好像是很健的；每次總是由他做了主席。什麼「唐僧取經」咧，「梅山收怪」咧，「當陽救主」咧，「大鬧江州」咧，天花亂墜地把這些有趣味的故事講給大衆聽，似乎很能得到大衆的信仰和歡迎。而少女的一雙妙目，更不知不覺地，時時注射到他的臉上，表示出贊許他的意思；這或者更是他演講時的一劑興奮藥，無怪他的臉上常常會無端地紅了起來。

「再來一個——」「再來一個——」這種表示很熱烈地歡迎他繼續演

講的聲浪，常常可以聽得自聽衆口中發了出來；使得那青年情不可却，只得在講完每一樁故事之後，再繼續講下去。所以，這個露天談話會，每天總要開到夜深，方始可以宣告散會。

除了在這露天談話會中所見的形形色色之外，有一次，C先生在每日規定納涼的時間外，偶爾走到露台上；忽然又有一個新發見：見那青年也立在露台上，瞪起兩個眼睛，向下面的衚衕中直望著，這一來，不覺引得C先生好奇心起，忙也向下面望望，但是，一無所見；而且，這將去未去的夕陽的餘威，還兀自盤旋在這衕衕中，滿地都是蒸得熱烘烘地；那裏有半個納涼人的影子！

然而，爲了C先生耐心守候的結果，竟又有一個新發見了：突然

地眼前一晃，便有一個倩影，亭亭地湧進這條衚衕中來；那青年的視線，也就一瞬不瞬地凝注著；一會兒，這倩影已漸行漸近了；好像預知有人在那裏焦盼和守候她似的，即把螭螭之頸一仰；青年便向她微微地一笑，她好似嬌羞不勝的樣子，祇不自禁地也笑了一笑，忙又把頭低了下去；即柳腰輕擺，疾行而前；叩開B家的大門進去了。C先生看到這裏，也不自覺地笑了一笑；同時又覺得足底焦辣辣地，原來這不可嚮邇的暑氣，還籠罩在這露台之上啊！再瞧瞧那青年時，却把手巾拭著頭上的汗，露著很得意的微笑。

這種事實，在第一次發見，當然要拿好奇的眼光去瞧牠；二見，三見，以至於十數見，也就不以為奇；和著那每晚必開的露天談話會

，同一地成爲「司空見慣」了。不過，在C先生的理想中，却已得了一個結論：這一雙小兒女，可以不必諱言地，已踏進了愛情之園，淺淺地嘗到一點戀愛的滋味。

有了去年的這許多事實，縈繞在C先生的記憶中，因此，他常常地在那裏想：今年的夏天一到，戶外的生活又開始；不知又是怎樣的光景？大概他們倆在愛情上定有更大的進展罷！不料，夏天是到了；A家和B家併未遷移，而在他們兩家家庭，和他們一雙小兒女本人方面，也不聽得有什麼重大的變遷；但這幾幅愛情劇，却已不可得而復見；而且，兩家的門又都是閉得緊緊地；這安得不教他不感到空氣的緊張呢？

「好了，好了！」他如在沙漠中，瞧見了水草一般，忽然見那青年走上了露台上來；便暗暗不住地稱快。一壁又以爲：像去年的這一幕愛情劇，大概又可複演一遍了！不料一轉眼間，他的希望便已成空：忽又有一個年老的婦人，走到露台口，手一招，把那青年喚了下去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！」他又如在黑夜中，瞧得了明燈一般，忽又見那青年提了一壺水，在門前澆灑著；便又暗暗不住地稱快。一壁又以爲：這一灑水，就是停會在門前納涼的一種表示；大概這絕響已久的露天談話會，今晚又得重行開幕咧！不料一轉瞬間，這個希望又是成空：忽又見前次那個老婦人，走到後門口，手一招，把那青年喚了進去。

，不見他再出。

經了這兩個打擊之後，十分聰明的C先生，便又得了一個結論：此事大概業已告一段落，以後不見得再有什麼發展罷！對於這件事，也就持了冷淡的態度。

誰知不到多久，這個結論又有些動搖起來；C先生的態度，也復由冷淡而仍爲熱烈；眼瞧著B家的大門，和A家的後門，仍洞直地開著；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，和著一個穿本國裝的老者，常常由A家走到B家，復由B家走到A家，好像有什麼事情往來商議似的；心中覺得十分高興。一壁又低低地說，「這事有了轉機了！這兩個人，大概就是這一雙小兒女的月老罷！」

但是，不幸的很，A家的後門，和B家的前門，又緊緊地閉起來了！空氣又覺得緊張了！C先生瞧在眼中，祇是不住地噓氣。想到這一雙小兒女，婚事垂成，又遭變局；不知要怎樣地心碎？幾乎要代替他們掉下幾滴酸淚來！

一天B家的前門，忽然開得挺直；有許多衣冠楚楚的客人走了去，就在那裏吃起酒，豁起拳來。同時A家的後門也洞開著；還有酒館中幾副挑燒的擔子，放在後門口，表示出也在宴客。到了一句多鐘的時候，在C先生眼中擬爲月老的一個穿西裝的，和一個穿本國裝的，略帶幾分酒意，笑嘻嘻地從B家大門中走了出來；B家的主人很恭敬地送著。跟著，就有幾個紅漆條箱，抬了出來；轉出這第二條衚衕，

走入第一條衚衕去了。

這一幕幕的事實，瞧入C先生的眼中；頓使他放下了一樁重大的心事。不禁微笑地說，「這一樹愛之花，去年蓓蕾，今年開花，轉眼就可結得佳果了！」

旁晚的時候，A家送來一匣蜜糕；說是：他家的少爺，已和B家的小姐訂了親了！C先生把這蜜糕甜蜜蜜地吃在口中，心中十分滿足；覺得這便是兩個夏天中，他很熱心地冷眼旁觀著的一種酬報！

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初版

微波 (全一冊)

(定價銀四角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者	趙 莒	狂
出版者	世界書局	
印刷者	世界書局	
發行者	世界書局	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